

## 无常命运中的审美人生 ——从姚木兰看林语堂的文化理想

李 灿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由于历史、政治的原因,林语堂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的中国曾遭遇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其英文小说更是由于翻译等众多原因不被中国读者所赏识。从文化角度而言,其早期代表作《京华烟云》通过姚木兰这一文学形象为读者营构了一个独特的审美时空,集中体现了林语堂的人文理想。

**【关键词】** 林语堂;《京华烟云》;姚木兰;命运悲剧;审美人生;文化理想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5-0084-04

万平近曾这样评论《京华烟云》：“内容上有一些积极可取的东西,艺术上也有一些长处,然而,从反映现代中国的生活来说,《京华烟云》却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这一评价是典型的社会历史批评,通过细读文本,以女主人公姚木兰的生命境遇及人生态度为切入点,可以揭示林语堂深层的文化理想。

### 一 木兰作为命运悲剧的体悟者

对于《京华烟云》,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曾说“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的巧妙,而在其哲学意义……或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之主旨。”<sup>[1]</sup>的确,对人生命运无常的渲染及哲学思考充满了小说的每个细节。下面以木兰的婚姻、木兰痛失爱女为例加以阐释。

#### (一)木兰的婚姻悲剧

从小说的叙述来看,木兰的婚姻简直就是命运的安排。小说第一章,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的北京,富商姚家准备避难南下,兵荒马乱的情境营造了人在乱世之中无理性无逻辑的生命体验:世间一切都是荒谬的,人生是不能把握的。而主人公木兰的命运在此也埋下了伏笔。姚家雇了骡子车逃难,书中写道:“大小姐木兰想了想,暗中比较了一下儿。另一辆车的骡子瘦小一点儿,可是那个骡夫却长得较为和善;而这个年轻骡夫的头上还生着疮疖。其实木兰在选择车辆时,不是看骡子好坏,而是取决于骡夫的样子了。在人的一生,有些细微之事,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过境迁之后,回顾其因果关系,却发现其影响之大,殊可惊人。这个年轻车夫若头上不生有疮疖,而木兰若不坐另外那辆套着小骡子的轿车,途中发生的事情

就会不一样,而木兰一生也不同了。”<sup>[2]</sup>这一细节描写非常传神,既暗示了木兰重审美轻功利的天性,又昭示了人命运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激发起读者对人生命运不可预测的幻想。对这位乱世佳人而言,这一细节决定了由于骡子不好木兰将与家人失散,从而得遇曾家解救,并由此奠定木兰的婚姻基础。在木兰得救住进曾家后,小说中除了描写曾老太太及曼娘对木兰和荪亚的取笑外,还写了一家之主曾文璞对儿子的婚配的想法:“给木兰和荪亚撮合成婚,大概不会太难,并且木兰天生聪慧。他对木兰这一番搭救之后,姚思安若不答应曾家的求婚,就未免太不近情理了。由过去发生的事情看来,姚曾这两家的亲事似乎已是天意。他用这种想法看木兰,觉得自己就和木兰的父亲一样,仿佛有一副千金重担子要由木兰去担,自己儿子将来的幸福也就在木兰身上。”<sup>[3]</sup>果然,木兰的父亲一到泰安,就命女儿郑重地对“再生父母”行跪拜之礼。曾姚两家的亲家关系已是昭然若揭。文本这样写道:“曾家心想木兰的父母不会不先告诉他们,就把她许配给别家的儿子。所以曼娘已经两只脚迈进了曾家,木兰是算迈进了一只脚。她只要想逃走,曾家总会揪住她的后腿的。”<sup>[4]</sup>这显示了木兰成婚的社会历史背景,在看重仁义道德的传统文化中,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木兰是一定会嫁入曾家的。尽管木兰父亲崇尚道家文化,木兰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新派思想,但是在婚姻问题上,木兰却听天由命,“那天夜里,她无法入睡。事已决定,无可反悔,只好如此。她开始在心里思索荪亚,记得她在运粮河的船上第一次看见他时,那么个男孩子,向她咧着大嘴微笑。命运真是把他们俩撮合在一块儿了!好多不由人作主的事情发生,演变,终于使人无法逃避这命定的婚姻!”<sup>[5]</sup>所以虽然木兰此时已经中意孔立夫,但是只将个人情感埋藏在心灵深处。

**【收稿日期】** 2008-06-13

**【作者简介】** 李灿(1979-),女,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木兰嫁入曾家,这桩婚姻却并非一帆风顺。当木兰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可谓阅尽人世沧桑:哥哥体仁坠马身亡、母亲去世、红玉自杀、女儿被害、立夫死里逃生,公婆相继离世。适逢父亲云游四海归来,木兰在经历了种种生离死别之后,准备南迁杭州。“现在木兰来到杭州,为的是实现田园生活的梦想,那是自从她和荪亚结婚第一个月就常谈论的。主要的是,她希望安静,小家庭的安静。往大处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但是过了不久,另一种变化却几乎毁灭了木兰如此苦心筹划的家庭安静。那种变化似乎含有一种讽刺的味道。后来,木兰才深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谚语。”<sup>[6]</sup>正当木兰认为自己的生活理想已然实现之时,木兰的婚姻却遭遇了危机,丈夫荪亚竟然移情别恋。这其中固然可以说因为荪亚追求华丽而木兰偏爱平淡,荪亚一往情深而木兰心猿意马等人为的因素,但是作者在叙述上,则明显强化了命运的因素——人生是琢磨不定的,常常事与愿违,终究不免是一场悲剧。

总之,从木兰的婚姻生活来看,人生是残酷无情的,个体的自主是不能实现的。

## (二) 木兰痛失爱女

木兰的大女儿阿满在狂热的学生运动中被杀害,作者对这一情节的叙述也颇耐人寻味。在阿满遇难前,她和木兰曾经看了一场戏,是关于上海英国警察枪杀中国人的情形,其中演群众的那些女学生,不知道警察开枪学生逃跑时该怎么哭,阿满认为“一定要真掉眼泪”,并提议“掐一点葱”,以达到逼真的效果,惹得在场众人哈哈大笑。阿满之死,可以说毫无征兆。根据文本叙述,木兰只是和阿满一同看了爱国者揭露黑暗现实的短剧,并未允许阿满出演其中的角色,看戏之时也是轻松愉快,木兰甚至为女儿的聪慧而得意。后来阿满参加游行示威,木兰告诫女儿要小心,阿满则说游行的领导人已经获得了卫戍司令的保护,让木兰别担心。因此当死亡不期而至时,木兰欲哭无泪,难以接受这如戏人生,命运总在人面前显示其不可抗拒的威力。

## (三) 石头无情生命永恒

木兰对人生命运最深刻的体悟是从石头、玉雕的小动物以及甲古这一类古旧、无情之物上获得的,以下仍以木兰对待婚姻及痛失爱女之后的情形加以说明。

木兰的婚姻与爱情不能合二为一,内心亦时常感到苦闷,这种人生缺憾,在泰山上的“没字碑”上得以开释。“木兰看见立夫眼睛上那副梦想的表情。在这块无字的石碑上,他读到了兴建万里长城的暴君的显赫荣耀,帝国的瞬即瓦解,历史的进展演变,十几个王朝的消逝——仿佛是若干世纪的历史大事一览表。而这个默默无言的黑暗的岩石,在高山日落的时候,横压在立夫和木兰的心头,那块巨大的石碑,是向人类文化历史坚强无比的挑战者。”<sup>[7]</sup>透过石头无情的表象,木兰读到了个人的渺小无助,顿悟了人类的生命长河永不停息,从而使心灵的骚动复归于平静,心胸也豁然开朗,得以重新面对并不十分完满的婚姻生活。

木兰痛失爱女之后大病了一场,那些虽无生命却充满象征意味的古玩使她再度回归人世生活。“她对那些玉刻的玩

物之感到兴趣,不只是一时的。她一直把那些东西摆在寝室的桌子上。那些东西对她富有精神上的意义,提醒了她童年时喜悦的时光,但也告诉她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永恒。她似乎觉得刹那和永恒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这些无生命的东西就代表不朽的生命。那些甲骨就象征四千年前生活的帝王皇后,象征王侯的生死,象征战争,死亡,远古对祖先的祭祀。虽然有好多是神谕的圣骨,木兰则不感觉到有什么宗教和历史的意义,而是哲学的神秘的意义。”<sup>[8]</sup>正是透过对无常人生的神秘莫测的深层体悟,木兰积聚了向死而生的勇气和毅力。

在对人生命运的洞若观火的体察中,木兰对审美人生的追求却从未停止。

## 二 木兰作为审美人生的体验者

人生是悲惨的,命运是玄妙不可解的,所以只有以审美的心态积极应对,才能把握住生命的真谛。木兰的生存时空,处于清末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因此,她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颇为深刻。然而,小说却通过木兰的眼睛、心灵与行为给读者营造了一个异常难得的审美时空。

### (一) 非功利的审美态度

林语堂曾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木兰是林语堂创作的一个近乎完美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作者情不自禁地直接表达了对木兰的赞赏:“木兰对人友好,胸襟开阔,无限热情,亲密恳切,洒脱自然,穷达不变,甘苦与共。她一直对美的爱好,从未稍减,即便别的女人的美,她也一样迷恋。她有极其高贵纯洁的想法,却难免为社会礼俗所不容。诸位看官,您若愿意说木兰不道德,就任凭尊便吧。道德家和卫道派立下的规则教条,用来解释木兰的一言一行,可就用错地方了。”<sup>[9]</sup>作者认为木兰的思想和行为不是当时一般大众所能理解,因为世俗人生是功利的,而木兰以其非功利的审美态度待人接物,故能达到无比自由的人生境界,开拓出无垠广阔的审美心胸。

这从木兰对曼娘、素云及莺莺的审美态度上可见一斑。曼娘、素云与木兰都是曾家的儿媳妇,从现实功利的角度出发,封建大家庭的妯娌同在一个屋檐下,自然极难相处。曼娘是曾老太太娘家唯一的亲人,家道中落孤苦无依,嫁入曾家冲喜,不幸以处子之身守寡。素云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看不起出身贫寒的曼娘,并时常出言侮辱。木兰是富商的女儿,却对曼娘极其倾慕,两人是儿时伙伴,结拜姐妹,“因为木兰对曼娘的美是羡慕得五体投地的,羡慕她的樱桃小口,她那一汪秋水般的眼睛。”<sup>[10]</sup>每当素云对曼娘母女出言不逊时,木兰都会机智地反唇相讥,维护曼娘的地位和尊严。“不过,木兰还是很爱慕素云,因为她看见一个美女,不由得就爱。她妹妹莫愁为人实际,她认为这是官场势力,后来在家里告诉木兰,说她一点儿也不喜爱素云。”<sup>[11]</sup>对于素云的骄横无礼,莫愁深感厌恶,木兰却能以审美的眼光视之。莺莺是牛怀瑜的姨太太,以前是高级妓女。在姚家宴会上,曼娘就认为莺莺是个无耻的风尘女子,而木兰则满怀好奇心。“吃饭时,木兰想和莺莺谈一谈,而且觉得在近处看莺

莺,比在远处更美。”<sup>[12]</sup>素云对曼娘无礼,莫愁对素云不屑,曼娘对莺莺不齿,或因其门第,或因其品性,或因其身份,总之,因为受缚于实利、道德等狭隘的因素,她们无法包容“有缺陷”的客体对象,只有木兰不论门第高低,不管品行如何,不顾身份贵贱,执着地沉入审美的人生境界中,在此作者通过对比更凸显了木兰超强的审美情怀。

此外,在木兰对丈夫吃花酒、纳妾的心理描写上,只有从审美的角度,才能深刻地理解木兰的“奇思妙想”。站在现代文化立场,从现实的角度分析,文人狎妓纳妾乃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陋习,是一种畸形的文化。小说就写了牛怀瑜的妻妾的对比:“她旁边是怀瑜的妻子,由于辛劳抚养孩子,看来又瘦又弱,像一张色彩褪掉的旧画儿,不过,看样子,她又怀上了孩子。莺莺挥摆着深紫色的手绢儿,从容不迫,谈笑风生,幸福美满,怀瑜的妻子却像一个沉默无声受苦受难厄运难逃的牲口。”<sup>[13]</sup>然而,木兰却不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辨析的,而是将功利和道德的因素过滤出去,使之幻化为一种审美想象。“荪亚喜欢女色,木兰知道。有一次,荪亚去参加朋友办的‘群芳宴’,回来后,说那些高等妓女如何如何,木兰听了,对那些名花的描写叙述,比荪亚自己还兴趣浓厚。荪亚认为木兰如此神往,说她是愚蠢。因为荪亚和木兰共同生活,感觉到万分幸福——这种生活的美满,毫无疑问,是由于木兰对荪亚去参加这种莺莺燕燕的群芳会毫不约束的缘故。”<sup>[14]</sup>可见,丈夫荪亚以现实的眼光看待这一现象,木兰则一切皆以审美态度视之。“现在木兰心里已经有把暗香嫁给丈夫荪亚做妾的想法。木兰是个现代女子,她有现代的思想,她反对缠足,她反对男人娶姨太太,但是这些只是抽象的观念,并不适用于现实情况。让丈夫有一个妾,她心里越想越美。一个做妻子的若没有一个妾,斯文而优美,事事帮助自己,就犹如一个皇太子缺少一个觊觎王位的人在旁,一样乏味,她觉得这其间颇有道理。一个合法的妻子的地位当然是极其分明,若是有一个‘副妻子’,就如同总统职位之外有一个副总统,这个总统的职位就听来更好听,也越发值得去做了。”<sup>[15]</sup>木兰的“奇思妙想”当然是以曾先生和桂姐为原形的审美感兴,而绝不是以牛怀瑜和莺莺为对象的。所谓“厉与西施,道通为一”。由于摆脱了外在的文化道德因素,木兰以博大的胸怀开启了其充满神思的审美之旅。

## (二)对人生的审美体验

尽管命运多舛,但是在木兰眼中,人生真是无处不美,赏花品茗,古玩绣花,诗词歌赋以及芸芸众生的一切生命活动无不引发木兰的审美兴味,她既热心人世生活,又沉醉于纯真自然;既能安享繁华,又能品味平淡;既能享受家庭之乐,又能领悟国家与民族的宏大历史变奏,对人生的审美体验使得木兰超凡脱俗。

在少女时期,木兰就表现出对美的事物的极强领悟。普通人认为是尽义务守规矩的事,木兰则兴趣盎然。“这时曼娘觉得很快活,因为这才是女儿家应该做的事。木兰喜欢绣花,因为她喜欢颜色,对那些色彩鲜艳的丝线爱得着迷。她喜欢所有一切的颜色——如彩虹的颜色,红霞的颜色,云彩的颜色,玉和宝石的颜色,鹦鹉的颜色,雨后花朵儿的颜色,

即将成熟的玉蜀黍的颜色,琥珀半透明的颜色,她常常往父亲送给她的三棱镜中窥看。三棱镜反射出的光谱,是她百观不厌的神秘。”<sup>[16]</sup>封建时代的女子讲究“德、言、容、工”,曼娘就是谨遵教条,并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木兰也无不达标,甚至都不输曼娘,不同的是,曼娘拘谨木讷,使之成为生命的束缚;木兰则顺乎本心,达到个体对生命强烈的审美体验。木兰不但闺中生活充满情趣,而且对社会世俗生活也不亦乐乎。“那时候儿,上人家的小姐没有人陪伴,是不应当在街上抛头露面的。但是木兰才十四,她妹妹才十二,对于自由自在独自游荡街头这种偷偷儿的快乐,实在是无法抗拒。看天亮把式卖药兼戏法儿的表演,心花怒放,又往前走。看见一个卖糖葫芦儿的,正是冬天刚上市,俩人不觉口中流涎,一人买了一支,每支只有五个蘸冰糖的山里红,买了就吃了,其快乐就如同小孩子一样。再往前走有一个拉洋片的,也叫放西洋景的,里面放大照片的有义和团,洋炮船,姐妹俩掏钱给了就坐下看,嘴里还嚼着冰糖葫芦儿呢。”<sup>[17]</sup>木兰对人生充满了热爱,以致于从极普通的社会风俗图景也能窥探其不同寻常的生命活力。

结婚生子后,木兰仍然保持其赤子之心。尽管她未能如愿嫁给知心恋人,但是却并不妨碍其享受美好的婚姻生活。清末民初,乃新旧交替的时代,社会对女子的束缚仍然存在。木兰不受此制,常和丈夫一道逛公园、进馆子、看电影,做了母亲,还和弟妹一起放风筝,无怪她丈夫荪亚称她是“妙想夫人”。“木兰现在,在荪亚看来,真是有点儿莫名所以了。她是随季节而改变。她的外号是‘妙想夫人’,果然是随时妙想天开的。她似乎是有意对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反应。在冬季则平静沉稳,春来则慵倦无力,夏天则轻松悠闲,秋来则舒爽轻快。甚至连她头发的式样也随之改变,因为她喜爱改变头发的梳法。”<sup>[18]</sup>木兰沐浴着京都繁华的民俗文化风情,在诗情画意的人生韵律中,却开始憧憬着平淡而闲适的生活。后来她终于迁居杭州,穿布衣下厨房,过着简朴而幽雅的山居生活。

抗战爆发后,木兰克服了“小我”的审美时空,达到了“大我”的审美境界。她从优美的田园生活梦想中惊醒,开始崇尚壮美的生命乐章。“杭州城隍山上是满足她美感生活的隐居处所,现在她觉得毫无意义可言了,不能使她满足,并不够真实。而今在广大的逃难的人群之中,没有富贵,没有贫贱。战争及其掠夺蹂躏,使人人一律平等了。……她知道这广大逃难的人潮越往内地走,中国抗战的精神越坚强。因为真正的中国老百姓是扎根在中国的土壤里,在他们深爱的中国土壤里。她也迈步加入了群众,站在群众里她的位子上。”<sup>[19]</sup>在逃难的过程中,木兰深刻体验到了国家民族跳动的生命脉搏和韵律。她在乱世之中收养了四个孤儿,并亲自喂哺了其中一个婴儿。“现在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到了秋天,儿子的人生则正在春天。秋叶的歌声之内,就含有来春的催眠曲,也含有来夏的曲调。……在木兰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了秋季,她也清清楚楚感觉到生活的意义,也感觉到青春的力量正在阿通身上勃然兴起。”<sup>[20]</sup>木兰在生命的秋天,顿悟了群体生命的永恒,个体生命惟有融入群体和种族之

中,才能充满生气。如果说女儿阿满之死,曾经给木兰以沉重的打击,那么,对于儿子在抗日战争中再上战场,木兰已经能够坦然面对了。

### 三 林语堂的人文理想

林语堂生存的年代,不但中国而且整个世界都处在一片混乱的状态,如何力挽狂澜,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关于中西文化,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研究者指出:“林语堂秉承一种共时性的文化比较观,以非历史的态度拓展其独特的文化阐释学,试图通过对中西文化传统的人文主义诠释,建构融汇中西的普世文化价值。”<sup>[21]</sup>这种文化思路,使林语堂不同于“欧化派”和“复古派”,从而排除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着重对这两种文化作学理上的平行比较,其思维路径是“长长相加”。林语堂认为西方文化主“攘”,进取有余而智慧不足,缺乏圆熟的艺术精神;中国文化主“让”,虚弱有余而知识不足,缺乏精致的科学精神。林语堂认为中西双方须同时改进,才能使人类文化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因此,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所营构的这个突出的审美时空,看似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游离,显得不合时宜,但其实从深层次来看,恰好反映了作者由乱及治的文化策略。而姚木兰作为林语堂小说的女主人公则在一定

程度上承载了作者的人文使命——向西方人展示中国人的审美人生。

综上所述,姚木兰是作家林语堂最钟爱的文学形象之一,她在无情命运中尽享人生芳华,在不自由的传统文化园林中自由的翱翔。可以说,她是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精神的完美载体,也是林语堂人文理想的集中体现。

#### [参考文献]

- [1] [2][3][4][5][10][11][16][17][18]林如斯.关于《京华烟云》[A].林语堂.京华烟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卷[M].张振玉译.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6.79-80.195.295.154.176.66-67.88.426.
- [6] [7][8][9][12][13][14][15][19][20]林语堂.京华烟云.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卷[M].张振玉译.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347.129.270.38.44.41.38-39.38.503.482-483.
- [21] 陈旋波.林语堂的文化阐释学浅析[J].学术论坛,2001,(5):120.

## Esthetic Life in Variable Destiny

—A Probe into Lin Yutang's Cultural Ideal

LI C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Lin Yutang's literary works were once criticized in the past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factor of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etc and his English novels were misunderstood by Chinese readers by reason of translation and so on. But the novel *Moment in Peking* by Lin Yutang made a unique esthetic world for the readers, and has prominently manifested Lin Yutang's cultural ideal.

**Key words:** Lin Yutang; *Moment in Peking*; Yao Mulan; destined tragedy; esthetic life; cultural ideal

(上接第51页)

## Negative Influences and Its Causes on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 Which "the men of pending drum - sound" Bring abou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XIAO Zong - zh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man of pending drum - sound" is an imaginative appellation to local reserved - officials having official title but waiting for real official position. The amount of reserved - officials greatly exceeds the social requir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worse behavior of reserved - officials results in destructive influences on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 The corruption of reserved - officials is part of the overall corruption of official circle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paper expounds briefly concept of reserved - officials, quality and ways of their job. The paper not also discusses emphatically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 which reserved - officials brings about, but analyzes four main causes well.

**Key words:** "the man of pending drum - sound"; late Qing Dynasty; the local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s; negative influences; causes